

XIAOBINGDEJIAOYIN



小兵的脚步

新蕾出版社



小兵的脚步

王 曼 著

新 蕾 出 版 社

内 容 说 明

这本短篇小说集，描述了在那艰苦的革命战争年月，我广东东江纵队一些小游击队员、小侦察员、小武工队员的斗争生活，塑造了一批爱憎分明，机智勇敢，富有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小战士的形象。

小说故事情节生动，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地方特色。

小 兵 的 脚 印

王 曼 著

*

新 华 出 版 社 出 版

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

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3.75 插页2 字数 58,000

1982年10月第1版

1982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40,000

统一书号：R10213·131

定价：0.29元

目 录

爷孙猎兽	1
归来	13
小芳	22
枪	33
在悬崖上	50
中秋雨夜	62
海上蛟龙	76
闯圩	91
小兵的脚步	105

爷 孙 猎 兽

在莲花山脚明热山区有条黄婆洞村，村里住着一位叫明乐伯的老猎户，他有位孙子叫小古。小古今年十一岁。八岁那年父母双双去参加了游击队，留下他跟爷爷一起过日子。俗话说：“穷家小户，男人当媳妇。”爷爷上山去狩猎，小古留在家打水洗衣，烧火做饭，样样家杂都干，成了理家一把手。十岁那年，爷爷再不让他理家，带他一起上了山，教他装铁卡、设陷阱，不到半年工夫，便学会了多种猎兽的技术。除此之外，他还专门练习打弹弓。他打弹弓的准确性是有名的；树上的斑鸠、白头翁、猫头鹰、地下的果狸、猫狸，遇上了他，难免死在他的弹弓下。有一次，小古跟爷爷上山去狩猎，装好铁卡以后，爷爷顺路给游击队送信去了，小古独个儿留在附近林里打斑鸠。突然一只凶猛的狼狗朝他走来，小古一看急中生智，三下两脚爬上附近一棵枫树上，借着浓密的树叶作掩护，手搭弹弓，等恶狼走近，一放弓弦，带棱角的石子“嗖”地一声，不歪不偏打中了恶狼的左眼，

恶狼一声长吼蹿起丈来高，朝山崖奔去，一头撞落山涧，脑壳碰在岩石上，脑浆四溢，当场断了气。这一来，小古的名声传遍埔仔村远近几十里，成了鼎鼎有名的“一子射死一头恶狼”的“少年弹弓手”。

昨天夜里鸡啼五遍，小古睡得香甜，正在做着好梦：一个杀害过奶奶的狗特务，带着一班民团来围村，被游击队拦路截击，吃了大败仗，那狗特务只身逃命钻入丛林。在一条羊肠小道转弯处跌落爷爷设置的狩猎陷阱，似一头野狼在井里乱蹿乱叫。小古看得乐开了心，拿起弹弓射去，打瞎了他一只左眼，那家伙当场昏死过去。小古欢呼着跳下井去收缴他的手枪，给爷爷一把揪住了，他睁开眼一看，爷爷正站在床前，眯缝着老花眼问：“嚷什么，又做梦了吧？”小古一骨碌爬起身，双手勾住爷爷的脖子，撒娇地说：“是做梦，我梦见那个杀死奶奶的狗特务跌落了陷阱，给我用弹弓打瞎一只眼睛，正要下去缴他的枪，你就把我叫醒了。咳；可惜，让我缴到枪，你再叫醒多好。”

爷爷爱昵地说：“你不早告诉我，我怎么知道，等下次再来吧，现在快穿衣服，上山。”

“这么早？”

“今天我要去新寨一趟，所以提早上山。”

小古知道新寨住着粤赣湘边纵游击队的一个支队部，爷爷说去新寨就一定是去找游击队。他这下可来了精神，扑通跳下床，穿好衣服，忙着收拾铁卡、绳索，还有自己随身带着的弹弓和弹子，便跟着爷爷上了路。

银盘似的明月挂在西天，给山野林间镀上一层银灰色。摇铜铃似的金旦子，娇声慢气的地娘娘，竞相歌唱。小古此刻没有心思听，他还在想着爷爷刚才说的那件事。爷爷要去新寨会有什么事？听他说昨天日中墟新开来了一团保安队，是不是又要打大仗了？几次要开口问个究竟，可是爷爷在前头走得火急，他一句话也插不上。翻过几个山头到了榕树岭，山路越来越陡，弯弯曲曲，两旁尽被些山柑、半角树等灌木封得密密实实。爷爷顺着羊肠小道转到一块大岩石，石高几丈，旁边长着一株十几个人合抱不拢的大榕树，伸展数不清的枝丫和绿叶，似把巨大的遮阳伞，遮住了半边天，树杈上，一撮撮赭色的小须根悬吊在半空中，露出地面的根蔓宛如一张鱼网交错着；有的深深扎进岩石的缝里。山里人喜欢这榕树，把这山岭叫做榕树岭。这么个好地方行人倒是很少来过，成了山羊、黄獠、山猪出没的地方。这些野兽四出觅食累了，要跑到这里来憩息。爷爷便选它作为狩猎地。爷

爷教小古在东北角根蔓之间钉上几根小木桩，然后拴上染成赭色的小麻绳，每条麻绳系着铁卡，安装好了，又到西南角和东南角布下一样的铁卡。天色放亮，爷爷叮咛小古先回村去，自己便拐路去了新寨。

小古爷爷是游击队的地下交通员，这次去新寨是要把日中墟新来了敌人的情报送去给部队，所以让小古一个人回家。小古走在回程的路上，阳光撒下无数影子在眼前晃动，使他眼花缭乱。小古正在出神，忽然飞来一群花了哥，呼地撒落在路边的林子里。小古翘首望去，见几只正斜身立在摇曳的枝头上，“伊哥



仁，伊哥仁”地唱个不停。小古乐了，伸手进兜子里拿出了弹弓，闭上左眼，瞄准距离最近的一只花了哥，“拍”地一声，鸟儿坠落下来，吓得其余的鸟儿惊惶飞逃。小古钻进林里，朝坠

鸟的地方跑去。

一会儿，小古提着只花了哥钻了出来，刚好有两个人从他眼前擦身走过。小古还来不及想什么，两人已发现了他，掉头走回来。小古立即警惕起来，他伸手按住兜里的弹弓，眼睛不眨地盯住他们。这两个人身穿粗蓝布衫，头戴尖顶竹笠，脚踏八耳草鞋，一色山里农民打扮。一个四十岁上下，身材高瘦，肩上挂着褡裢的人，打着笑脸问小古道：

“小兄弟，去新寨是不是从这里走？”

小古一楞，他们为什么也在这时去新寨？是好人还是坏蛋？他没来得及作答，站在高瘦个子身后的另一个人粗声喝道：“你是聋子，还是哑巴，大人问话怎么不回答？”

小古睥睨对方一眼，心里暗自好笑！是个独眼龙，好似在什么地方见过，可一时又记不起来，便反问一句：“你是哪个村的，要去新寨做什么？”

独眼龙一时语塞，他和高瘦个子交换一下眼色，高瘦个便说：“这位大哥说话不知轻重，小兄弟，你别见怪，哦，对了，我们是日中墟的，要去新寨买牛。”

独眼龙和高瘦个子交换眼色的动作早给小古看在眼里，为什么他们这么鬼鬼祟祟？可不会是好东西，待我带去见爷爷。主意一定，他便对他们说：“我就

是新寨的，一起走吧。”

高瘦个子表示很高兴，拍着小古的肩膀说：“真的呀，那太好了，咱们是同路。”

小古伸出一只左手，侧着头说：“拿钱来。”

“要钱？多少？”

“这里有个规矩，带路得有带路钱，去新寨有铺半路^①，一块半。”

独眼龙发火了，冲着小古骂道：“你这小孩真不识抬举，老子要你带路还要给钱！”

“没钱就不带。”小古说着，一头钻入树林里去了。

高瘦个子着急了，上前把他拉住，“小兄弟，别走别走，有话慢慢说，来，先给一块。”他从褡裢里取出一块白花花的光洋塞到小古的手里。

小古接过光洋放在手心上翻来复去看个够，又捡起一颗小石头，在光洋的边轻轻敲了几下，光洋发出当当当的响声，小古装出十分高兴样子，连声说：“真的花边，真的花边。”他把光洋放入贴身的兜里，用手按了按，生怕会丢掉，然后一挥手：“走！”起步上路了。

① 每铺十里路。

独眼龙憋着一肚子气，这小孩竟敢欺负到老子头上来了，要不是在这深山野林，早揍他两巴掌了，可现在又不得不忍受着。一来一打闹，会把事情暴露；二来在这鬼地方若迷了路，不遇着游击队，也会饿死在山中。他贴住高瘦个子的耳朵说：“这小子象个游击队的小鬼，留点神，别让溜了。”

高瘦个子跑步跟了上去。

小古边走边想，那个独眼龙究竟在哪里见过？想着想着，终于给想起来了。这家伙，不是别人，正是两年前亲手打死奶奶的那个坏蛋独眼龙。那一年，他带着一伙白狗仔^①来洗劫黄婆洞村，在明乐伯家里翻箱倒柜，搜出一个古老的玉镯子，这是小古奶奶出嫁的嫁妆，奶奶很珍惜它，宁愿饿肚，也舍不得卖掉，她丢开小古要去抢回来。独眼龙哪里肯依，死死抓在手里不放，两人便扭扯起来，奶奶气愤不过，狠狠咬了他一口，痛得他直叫唤，鲜血从那牙位里流出来。奶奶夺回白玉镯，转身便走，突然背后响了一声，她惨叫一声倒在血泊里，小古吓得扑倒在她身上，大声号啕：“奶奶，奶奶！”她已经死了，再也不会回答了……

① 白狗仔——群众对国民党反动军队的称呼。

从那时候起，小古跟着爷爷过日子。他很想念奶奶，连做梦也想，有时在梦里把爷爷也哭醒了，爷爷总是安慰他说：“乖乖别哭，爷爷给你去捉独眼龙，为奶奶报仇。”两年多过去了，想不到今天竟在这里碰上了，真是冤家路窄。小古手里抓住弹弓，恨不得连独眼龙那只好眼珠也给射出来。他掉过头去狠狠盯了独眼龙一眼。高瘦个子见他两眼冒着两团火似的，不觉打了个冷颤，心里犯了疑，问道：“你在看什么？”

“狼狗。”

“狼狗？在哪里？”高瘦个子陡然心惊失色。

这时树林里传来了沙、沙、沙的响声，小古听出这是山猪出来了，但他却故意大声叫起来：“哎呀，老虎”，喊声刚落，一头两百斤重的山猪从林子里钻了出来，立在路中间，闪着一对绿晶晶的眼睛盯着路上的人，大嘴巴嗒巴嗒的，接着，嚎的一声，一甩头，转身钻进林里去了。

两个家伙一听来了老虎，吓得魂不附体，钻进草丛里，屁股露在外面直发抖。小古看他们那副狗熊样，暗自骂道：“胆小鬼，被头山猪也吓得失了魂。”他朝树林里大声喊道：“老虎跑啦，快出来吧。”

两个家伙面无人色，高瘦个子走到小古跟前，心有余悸地问：“老虎往哪里跑了？你真不怕？”

“老虎不吃好人。”小古鄙夷地膘了他一眼，拍一拍胸膛说：“它要敢来咬我，我就爬上树去。”

独眼龙已定下神来，想着自己刚才那样子太丢人了，要在孩子跟前争回个面子，他扬了扬手枪说：“老虎要敢窜上来，我就不学你去爬树，我一家伙撂过去。”

小古知道他是在说大话，不禁哈哈笑了起来。独眼龙听出这是耻笑自己，老羞成怒喝道：“你笑什么？快上路。”

小古这下给那支手枪吸引住了，他琢磨怎样把它弄到手。他们走到榕树岭的三岔路口，小古停下来问高瘦个子道：“这条大路直通新寨，游击队在路上设卡，盘查过往行人。有条小路也可通新寨，但路面高高低低很不好走，你看走哪条好？”

“小路也设卡吗？”

“没有，外人都不走这条路。”

高瘦个子转身对独眼龙：“组座，怎么样，走小路吧？”

独眼龙沉思片刻，附在高瘦个子耳边细语几句。高瘦个子便一声不哼直冲到前面去，把小古夹在中间。小古明白这是独眼龙在监视他的行动。怎样才能叫他们上圈套呢？小古的脑子又开动了。

走了一段路，见到了前面那棵大榕树，小古仿佛

看到了一只只铁卡张开口在等着他们。走近大榕树下，小古灵机一动，忽然叫肚子痛，嚷着要去拉屎。独眼龙怀疑起来：怎么先不肚痛，迟不肚痛，偏在这时候叫肚痛？他环视周围，见那块大岩石兀立崖边，另有一条路可走，他吩咐高瘦个子跟着看住他，自己走到榕树下去乘凉。小古暗自乐了，摸着肚子朝岩石走出十余步，便听到背后一声惨叫，小古转头一望，见独眼龙蹲坐在地上惊叫：“快来呀，你们快来呀！”高瘦个子不知出了什么事，转身跑步去救驾，一走近却给吓慌了，独眼龙一双脚踝给两只铁卡紧紧钳住，鲜血从铁卡旁边流了出来。他知道这是踩中了猎人设下捕捉野兽的器械，身不由己战栗起来。独眼龙拼命呼救，高瘦个子心惊胆跳，害怕自己也给套住，不敢轻举妄动，他想叫小古来帮忙解开铁卡，跑回原来地方，哪有小古的影儿！“他妈的，跑了。小孩，小孩！”他高声喊着，忽然“啪”地一声，一颗带棱角的石子打落在他的竹笠上，要不是竹笠隔着，准把脑壳打破，吓得他四肢趴地，头也不敢高抬。这时又飞来一颗石子，打落在他的跟前，溅起一撮泥土。他顺着方向看去，一个熟悉的红扑扑的脸蛋躲藏在榕树上的树干背后，两只眼睛扑闪扑闪的。啊，原来是他。高瘦个子气急败坏地跳起身，躲到岩石背后，掏出手枪，

朝榕树上蹦蹦蹦连打数枪，打得树叶纷纷落了一地。

枪声一停，小古又从树干闪了出来，“啪”地又飞来一颗石子。这一次几乎打中高瘦个子的手枪，吓得他急忙缩回手去，小古乐得笑个不止。

独眼龙这时已挣断钳住右脚踝那只铁卡的绳子，忍住剧痛，屈起右腿，也朝榕树上开枪。

小古两边受敌，子弹呼啸着从他身边擦过，有一颗仿佛是从鼻尖擦过的，连火药味也闻着了，他心里有点不踏实了。爷爷为什么还不回来？砍柴的乡亲也应该上山了？对，我大声呼喊，乡亲们听到叫喊，准会追过来的。他这么一想，便放开喉咙喊起来：“捉特务啦！捉特务啦！快来捉特务啦！”

喊声仿佛象一颗炸雷在这深山野峪炸了开来，引起巨大的回响。高瘦个子吓得失魂落魄，跳起来想逃走，还未起步，远处飞来一颗子弹，准确地穿透他的胸膛，身子一歪，扑倒在岩石上，滚落崖底去了。

那响枪是猎户打来的火药枪，小古听得真切，他断定是爷爷回来了，便高声地喊道：“爷爷，爷爷，我在这里，快来捉独眼龙呀！他是杀死奶奶的大坏蛋。”

独眼龙听到这喊声，拼死挣扎，把最后一条绳子也扯断了，这时，“嘭”的一声，独眼龙滚几滚，再也不动了。

小古纵身从树上飞下来，奔到老人跟前，急冲冲地问：“爷爷，我一喊，你就来啦！”

爷爷笑眯眯地说：“你在树上跟那家伙对仗时，我已经来了。那家伙躲在岩石后面，我不好下手，等到他站起来，我才开了枪。”

“你的枪法真准，那个独眼龙也给你打倒了。”小古说着，转过身去，指着那直挺挺的尸体，气咻咻地说：“他就是杀死奶奶的凶手！”他伸出右脚狠狠踢了尸体两下，弯身拾起丢在地上的曲尺，便要扣板机。爷爷走来制止说：“日中墟新来了保安队，这两个家伙是他们派来的暗探，往后会有仗打，留着这颗子弹吧。”

小古又想起什么，他把手枪插进裤头，朝岩石跑去：

“那家伙还有一支枪，我落崖去把它捡回来。”



归 来

黄清河拖着一条伤腿已经爬行了四天，依然走不出这阴森森的森林地带。他的伤腿正在红肿化脓，手一触到伤口就钻心地痛，有多少次痛得他昏迷了过去。他一苏醒过来，就鼓足力气，忍住疼痛，继续往前爬行……几天来，他粒米未进，又渴又饿，气力越来越差，爬几步就气喘不停，速度愈来愈慢了。头一天他还可以一连爬过两座小山包，第二天从早上到日头落山连一个山包也爬不过去。昨天在爬过一条山坑时，遇着一个水潭，喝足了一肚子山坑水，火烧似的喉咙顿时清爽起来，体力也稍稍恢复了一些。今天他从天蒙蒙亮开始爬行，不知爬了多远，还是没有走出这森林。

清河有些急躁了，他埋怨起自己来。那天小队在白马山麓给一团保安团围住，打了整整一天。天漆黑时候，小队长下令向北突围。就在这时，清河的左腿象给虫子重重咬了一下，伸手一摸，湿淋淋的，裤筒都湿透了，他这时才知道左腿受了伤，伤口也阵阵作